

在中港矛盾的主旋律下，我們急需還原兩地交流的繁雜現實，否則不僅個體生活會被泛政治化的氛圍所吞噬，社會改革的方向也將失焦，得益的只有當權者。大專學界多年來都有取錄內地生，兩地學生的相互衝擊、實際改變的校園景觀，值得以超越主流的資源分配乃至人口殖民視野來探討。

傳說中的內地生——我們需要「解魅」

即便撇開近一兩年因中港矛盾越演越烈，在部份院校民主牆出現針對內地生的仇恨言論，內地生群體在本地生眼中聲譽向來平平。舉凡合作小組功課時遇到的麻煩，到宿舍流傳的奇怪習慣，當中自然少不免誇大和以偏概全。但這類都市傳說，往往構成本地生對內地同學的刻板印象。

究其原因，兩地學生接觸不多是一大主因。同系的內地生朋友就表示，來自同一政治共同體所產生的內聚力，是很多矛盾產生的基礎。¹不少傳統以本地生參與為主的學生組織，多會因語言障礙而排斥內地生參與。無論內地官方背景、自發的代表組織，一般都不會進入本地生的視野，兩地學生鮮有參與對方的活動；部份院校甚至由迎新營開始就分隔兩地學生。不僅交友圈子會因而以族群分界，中港學生之間的接觸也會頗為有限。

只要真正認識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，都會明白既有群體所造成的隔閡，並不意味要在對方身上加諸偏見。目前，本地大專院校的所謂「國際化」，流於滿足非本地生人數、英語教研等指標而徒具形式，只有當不同學生群體間的自發交流發生，相互了解真實的對方，真正的國際化、跨文化視野開拓才能修成正果。

「染紅」恐慌

不過，學界和大眾對內地生確有很實在的憂慮。八九民運以降爭取民主自由、拒共，成為香港學生運動的核心議程，也是大眾對學界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期望。因此，內地當局對內地生的監控和組織，一直是香港學界和公眾關心的問題。隨著親建制組織對香港社會各界的滲透越來越強烈，同學和公眾對於內地生參與大專學生組織也越趨敏感。過去幾年曾有學生會候選內閣成員被揭發是中共黨員，引起軒然大波。²但是，恐慌情緒對解決問題的實際幫助委實有限。建制陣營多年來一直有在港經營學生組織，由中學開始就招攬本地學生。由於大部份學生並不熱衷參與學生會事務和學生運動，建制組織要滲透這些陣地，根本不需要動輒動員內地生。^{3 4}

無疑，當局對內地生的監控，窒礙他們公開發表異見，但不代表他們都支持現政權、身負政治任務，更不代表他們對於學生自治，以致學生運動就不可能有任何參與的位置。⁵要阻擋建制對學生自治、學生運動的破壞，還需同學更積極參與，本地生更應視大部份無「任務」的內地同學為溝通和團結的對象。

良性文化融合的可能性

正因上文指出內地生學生組織在校園生活中處於邊緣，大眾較難覺察香港對內地學生的影響。內地生的內聚力配合內地校園缺乏的結社自由，令學生組織發展蓬勃，並從本地學生組織取經。

內地生學生組織多不勝數，有聯誼會、義工、劇社、球隊及報刊。翻閱中文大學內地生創辦的雜誌《獨立時代》，除了同學投稿、文學評論，還有香港和國際政治的新聞專題，從中窺見內地生既有基於相異生活經驗的視角，也有與本地生殊途同歸的一面——作為尋常大學生而已。

此外，內地生自覺不屬於本地社群，所以對本地學生運動關注的社會議題冷漠亦無可厚非，但卻不經覺感染本地學生的抗爭方式和權利意識。他們學會了組織關注組帶起討論、收集同學意見，以至動員同學抗議。說到底，民主自由、人權等觀念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只會越發成為世界的共識，這是內地當局無論對內地民眾和來港內地生的監控有多嚴密，都無法逆轉的歷史洪流。

國民與外界交流增加，導致意識形態控制變得困難，是中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要付出的代價。香港在過去，一直扮演著中國改革的發祥地，今日亦將延續這歷史任務。誠然，我們需要回應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扭曲，抵抗盲目追求排名、降低教育質素的劣質國際化政策，反對濫收非本地生，但同時亦不應排斥在此政策背景下來港的內地生，開放接受與內地生的交流，豐富香港的文化視野，在談笑間播下革命的種子。

作者尤思聰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年級生

